
明史

朝史卷六百八十一　　列傳三十二

陌北

胡季祺 王佑 鄭沂　　陶垕仲 彭通

劉仕貆 王溥　　隨贇 黃哲

王宗顯 王興宗　　王觀 王興福 趙庭蘭 蘇恭讓

方徵　　呂文燧

揚卓 羅性　　詹俊

盧熊 盧熙 王士弘　　道同

歐陽銘 徐均　　倪孟賢 郎敏等

青文勝

朝子祺名壽昌以字行吉水人明師下吉安猝有兒

變民爲寇所脅者千餘人寇退大帥將盡殺之子祺走謁營門力言從寇非民所欲殺之且失人心始得免洪武三年以儒士選授監察御史先是帝嘗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有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宜爲都者帝以天下甫定國家財賦轉輸悉資東南重勞其民故遂已之詔以應天開封爲南北京臨濠爲中都然而非帝意也至是子祺首上書請都關中畧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所不堪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不足以

限棄戎焉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
山非有殽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諸水非有涇渭灞
滻之雄故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綿宗
社之祚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覽書稱善其後遂命
皇太子巡行陝西爲擇文武諸臣扈從且諭之曰天
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
秦父老子弟蓋微示太子以遷都意及太子自陝西
還無幾時而薨會帝亦遂病於是卒不果遷子禎爲
御史尋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屢平寃獄凡祠廟不載
祀典者悉令撤毀閒宋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中

印拜出掊碎之已又改知彭州彭故有都江諸堰泰時守李冰所鑿導江水以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修之勞費不貲元季兵興堰廢民失水利旁堰田遂不治子祺建議修築請以竹木代鐵石爲之衆初疑不可就又謂當役萬人子祺曰得二千人足矣未幾堰成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遷延平知府延平聽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去子祺至命焚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亦遂息踰年卒於任子祺有惠政吏民皆罷市走哭次子廣永樂中至大官自有傳

王佑者泰和人以教官試吏部授御史與子祺同爲

廣西按察僉事按察使尋造咨以政體子祺曰刑新國用輕典新附之地宜靜以涖之佑曰蠻方之人素昧名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將難治造從之廣南獨治蜀平從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當子祺之論建都也御史鄭沂亦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四方所瞻依設官分職當使內尊而外卑內重而外輕今兩京與在外知府其秩同其稱名同甚失尊卑輕重之宜宜改應天知府爲南京尹則體統尊稱名當矣太祖從其言即擢沂尹之沂爲御史有聲常請郡各設推官一員專理

刑名又請多設遞運船以甦民力及牧馬兩淮閒曠之地多見施行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尚氣敢言彈劾不避權勢刑部尚書開濟勤敏有爲太祖頗信用之濟益驕恣肆巧詐以法中傷人人無敢言者垕仲劾濟奏事務持兩端伺上意又擅殺獄官專肆無人臣禮前往洛陽强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掠其家財瀆亂人倫傷風敎不可爲大臣帝時已廉得濟不法狀遂誅濟及其寮屬王希哲仇衍等垕仲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

訇使福建多滯獄吏黃緣為奸利皇仲至即按誅贓吏數十人風弊頓革興學勸士撫卹軍民帝下詔褒異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恣皇仲劾奏之大方詞連皇仲因並逮至京歷訊坐大方罪詔皇仲還官皇仲上言臣父昔為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鳳陽臣幼弱依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為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天子孝治天下之意帝特許迎養去徙籍皇仲清介自持祿入悉以贍賓客譽甚著未幾卒官時有彭通者字萬里南海人亦自御史出為山

弼恭敬廉直人不敢干以私孟人吳印故僧也以材辯受知太祖官布政使嘗譖殺副使張孟兼有司證事之所請無弗應一日干通以事通斥辱之且聞於帝帝亦不罪也尋致仕去卒於家

劉仕貆字伯貞安福人父闈聞兄闓與其弟閔閭皆以春秋應舉爲元官獨闈不仕家居著書終其身仕貆少受史學洪武初里人有忌仕貆者以里役陷之爲安福丞張穡所辱仕貆心憤益以學自力而所居室身悠然晨夕讀書其中從遊者日衆洪武十五年應賢能舉策以求賢圖治之道仕貆條對略曰取人

稽古爲難求超坏魏則偉於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者
挺以廷則冒於學者或成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
於務者或心術之多非察之以言則伎於口者或力
行之未遠收之以望則隆於譽者或實德之未孚以
是五者取人猶曰不然況乎郡縣諸臣舍是五者惟
取爵祿之流醫巫工卜之子僥倖以冀其責願欲亟
治之興其將能乎是故任一人不如任衆人自今學
校所貢宜令學官審之有司覆之其果經行修明然
後升之禮部有司所舉宜令縣官審之郡守覆之其
果行藝清淑然後進之吏部舉凡學官所貢有司所

舉每得令則録以爲績每失令則紀以爲過及其考課績多者陟過多者黜又厚禄秩以作其廉信刑罰以警其墨如是則官得其人人稱其秩矣對奏稱旨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州在海外民夷錯居其俗故獷悍不可盡繩以法且善用蠱每上官至輒致所産珍貨爲贄受則喜以爲無猜嫌不受則懼且致禍遂投毒蠱殺之由是仕宦者至瓊悉爲所汙無得免者仕𤨏方以廉正自持既涖任又數有惠愛輕徭理枉大得民俗之和雖郤其贄夷人不忍害也故轉擢仕𤨏者張禧適謫丞瓊山以屬吏進謁大慚怖

幾於斂飾視俸類待之坦然與他吏等舊遂感服其
丕宿慾如此末幾朝議省僉事官仕籍亦例降遂改
授衆晃河泊使二十三年遭風殁於水其同寮張仕
群言諸官乃得葬焉其後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
爲廣東參政亦以廉潔著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
之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
此毀名汙行之漸也先是糧運由海道多遭風漂没
溥身至庾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塹修治橋梁
教民車運民甚便之居官數年罰無重衣庖無兼饌
爲蒼頭所誣逮下詔獄寮屬餽贐皆辭不受曰吾豈

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卒

隨贇字從禮即墨人性果敢有材畧洪武初以元故官赴京授英山主簿陳友諒餘黨王玉兒以妖言聚衆至數百人州帥勦之不克贇集民兵以方畧捕之擒玉兒及其黨送京師帝悅召見宴賚之除知縣以能遷袁州通判袁屢經兵革贇招徠流亡教以農業田野墾闢民刻石頌之擢廣東按察使當贇爲令時民有死於虎者贇移牒城隍之神忽有虎斃民死處斷其首懸神祠虎患遂息人皆異之黃哲者番禺人舉詩以薦入翰林侍皇太子讀書出知東阿縣有異

政狼溪有物為怪數吹人哲為文禱於神風雷暴至
有黿蛟浮水上怪遂息遷判東昌上疏陳時務十餘
事語切直帝怒欲罪之會行省奏治行最乃釋不問
遂乞歸後追論在郡時細故坐死
王宗顯和州人僑寓嚴州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禮
遇之及進攻婺州不克城蘭谿而守之置宗顯幕中
太祖以婺州久不下親視師師壁蘭谿大海以宗顯
見太祖太祖曰我鄉里也因命至婺城覘敵委寄甚密宗
顯潛行客舊識家盡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
太祖太祖甚喜曰我得婺以爾為知府進攻城不卽

下而樞密同僉寗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内貳夜遣都事総城詣軍前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刺事合城已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於是首開郡學聘名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自兵興以來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悦未幾卒官太祖之下婺也又以隸人王興宗爲金華知縣李善長李文忠皆諫隸也何可牧民太祖曰興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或先也居三年果以治行聞遷判南昌改知壽州僉院方集民爲軍興宗上奏

自有元豪世聚則兵散則民今軍民兩分若皆爲軍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封至京帝方以事詰問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公勤不貪不須問蘇州缺知府帝謂胡惟庸曰爲我擇一賢守守蘇未幾又問曰曾得人否曰未也帝曰吾已得之矣王興宗可逮與牒令即日到官在蘇三歲盛有政聲擢河南布政使陛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而遣之興宗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發姦摘伏民憚若

神有縣吏錢英屢陷官長莫敢誰何觀縛至庭捶殺之自是姦豪屏跡事聞太祖遣行人齎勅獎之勞以御酒歲大侵民多逋賦部使者督趣甚急觀乃延諸富人集郡衙飲食之使量出貲代貧民償所負辭指誠懇皆驩然應教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以親榜勵天下與觀同守蘇者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守賢稱姑蘇五太守並祀學宮時守郡有名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知杭州時杭初附人心未安興福善於撫輯寬簡不苛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諭遣之曰非

余能惠父老父老自善守法令耳太祖嘉之擢吏部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恭讓玉田人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郡有重役輙詣上官反覆陳説多得減省民蒙其利而知漢陽縣者趙庭蘭徐人亦能愛民任事朝廷遣使徵陳民散卒他縣多以民丁應庭蘭獨言其縣無有民以不擾故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庭蘭方徵字可久莆田人洪武五年舉鄉試選入武英殿授刑科給事中兼齊王府録事嘗侍遊後苑與聯詩句一日晚朝帝問徵知有母在次日賜白金馳驛歸

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爲懷慶知府徵志節瓌偉遇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爲優劣不聞旌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其何以示勸懲哉帝諭旨擢安然朱芾以議功議能故爾言羅織者何人多徵贓罰者何官具實以聞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事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吕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處州盜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將之與盜連戰破走之復縣城元叅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爲營田司經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會松江民作亂襲嘉興文燧栅内署率壯士拒守而請援於李文忠移兵擒之諸將因欲屠城文燧爭曰據城者賊也民何罪釋不問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嘗署名公牘者例籍其家帝曰朕知吕文燧誠信必不爲奸利且

歿於使事可念也特命勿籍

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中遇兩有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且罵遂殺婦婦家得屍訴叅政鞫之拷掠竟夕同伐木者二十人皆引服吏抱具獄請署卓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十八人何罪兩卒大驚服罪驗刀斧皆實叅政曰員外何以知之卓曰卒二十必善惡異也二十人遇一婦亂且不能況殺之乎叅政曰善遂迬十八人坐事謫鳳陽屯種召爲禮

部主事改抗州通判卓未至杭時兄弟爭田累歳不決卓至垂涕不欲訊兄弟感悟弟曰兄田也我爭之不義兄曰弟貧我不恤不義在我竟與弟田卓精吏事吏不能欺而爲治尚寛恕民悦服爲謝病免卒卓所厚善者同邑羅性字子理博學有行誼洪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先是郡有大盗號糟李萬户者捕索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有囊骸入告言糟李實死者性辯其非是詰而遣之悉出所繫與期廿日得糟李即盡貸若曹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得糟李嘗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造軍器

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以完賦秋滿赴京坐擅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卒

詹俊字用章當塗人洪武初徵授磁州同知時兵革初定招徠流移撫恤備至民有訴掘地得金爲衆所攫者俊立衆於庭諭以大義衆感悟悉還所攫金民懷金謝俊笑却之嘗督民輸餉潼關會嚴寒車牛多死餉虧耗俊解銀帶易粟代輸及歸民製帶以償俊卒不受邑有蝗爲文籲天蝗悉出境久旱俊作歌自責雨隨注居三年遷汝寧府通判治廨舍得窖錢役夫以獻俊曰此豈所得何與吾事盡畀之人服其清

操以疾告歸州民垂涕挽留卒於道
盧熊字公武其先武寧人後徙崑山父觀篤學有至
行熊與弟熙咸通貫經史工文章熊尤精篆籀元季
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廹遣赴京授工部照
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
爲赫赫名時兵革之餘閭閻凋敝會營魯王府又濬
兗州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事集而民不擾後以
簿録刑人家屬坐累死先是熊嘗上書言州印篆文
譌謬悞音至是竟得罪弟熙字公暨亦善筆札以薦
授雎州同知是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饑熙與民休息

惟恐傷之明年行知州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民當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牧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熙卒於官貧不能喪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塞道會大雨無一人少却者明初征伐四出往往徵發舊卒入伍有王性弘者知寧海縣值靖海侯吳禎奉命收集方氏故

卒無賴子率挾私誣引平民台溫明為之驗然士弘曰吾寧得罪死不可誣民為軍條上封事辭極懇切帝即詔罷之三府以安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洪武初薦授太常寺贊禮郎出為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輒辱縣中佐吏無所忌前令率不能堪同峭直少蘊藉不避貴要凡軍衛非理者一切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動土豪數十輩好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即巧詆人以罪入莫敢誰何同廉得之立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

亮祖以賄求且亮祖置酒召同酒次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柰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出遇被械者暴酷日中悉搏顙哀呼乞免亮祖遽破械脫之富民羅氏以女納亮祖府中其兄弟因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之亮祖亦奪去旣而以他事笞同同積不平乃條其事奏之奏未至亮祖即先劾同訕敖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始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有骨鯁風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甫到則同已死矣縣民爭悼惜之或刻木爲同主

祀於家有事卜之輒驗遂謹傳同死爲神馬當同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方答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耶必答竟始得遣自是上官益嚴憚之然同竟用此敗亮祖既陷殺同帝召之還以同故罷其職鞭之至死語在亮祖傳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賢才薦除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民有繼毋告其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毋子泣謝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曰此

天所以紓吾民也會部符徵漆即出金市漆以輸還知臨淄縣常將軍引兵過臨淄卒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往泣訴言邑令大罵將軍將軍召銘詰曰汝何敢爾銘曰卒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且死卒顧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詈將軍將軍大賢柰何私一卒撓國法常將軍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已而徐大將軍軍至軍士相戒曰是嘗抗常公健吏也慎毋犯由是境内帖然銘爲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藝或單騎行田間視民耕穫勤惰勸勵之邑遂大治秩滿入覲卒是時又有徐

均為陽春主簿亦以強直知名陽春故春州也地多瘴癘使者行部輒託故避去土豪得盤踞為姦縣官至輒餌以厚賂從而把持之莫敢忤均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均叱問何人云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往就見均曰此非王民耶乃敢屈縣官不來且誅莫大老者乃肩輿入謁禮甚倨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安石榴數枚入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一視械送之府府官竟受賕縱歸歸而復致前饋均發怒欲捕治之而府檄下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無何以憂去官

倪孟賢南昌人知麗水縣麗水民有賣卜者嘗干富室不應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户周原往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里使善良者橫被惡逆名豈朝廷命官意耶即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帝命法司鞫實論告訐者如律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初帝以御史郎敏知饒州府有樂平奸民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力爲奏辯詔誅原告奸民而被誣者盡釋之時事有寃抑有司得封章於朝而帝復重意

元元帥一命吏有善政及民者亦下詔褒諭嘗遣行人齎勑併鈔三十錠內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及建陽知縣郭伯泰丞陸鎰爲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擢伯泰泉州同知鎰福州通判又丹徒知縣胡孟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邑民詣闕言在官多善政乞留帝並賜內尊降勑褒勞又坐事下獄民列政績以請者永州知府余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皆復其官宜春知縣沈昌等四人旋擢知府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寧遠典史王尚賢爲廣西叅政祥符丞鄒俊爲大理卿靜寧州判元善

爲僉都御史芝陽知縣李行素爲刑部侍郎至如懷寧縣丞陳布文宜興主簿王復春先以善政超擢己而知其治名肆貪旋置極刑所以風厲激勸者不遺餘力以故其時吏治亦多可紀述云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積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太祖憐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曆十

四年詔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論曰太祖起自田間深疾元末貪吏之害素矣洎於臨御不憚刻意澄清以祛民患凡爲司牧計耳維時有司兢兢奉法類能砥厲風操即治績亦往往可觀然求如古循卓之選焜耀史册者又何指不數屈耶將無用威任法與德教相感其取效固自有别與由是觀之馭吏之方亦在此不在彼也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三十三

汪河　趙秩　沈秩

傅安　郭驥　周諒　陳誠　李暹

汪河舒城人少倜儻有大志嘗師余闕以文章知名太祖渡江用為行中書省掾數陳時務帝高其才進大都督府都事會元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命河使察罕議論稱旨已而其子擴廓帖木兒遣使尹煥章亦以書幣來通好太祖即遣河與錢楨往報河至河南擴廓遂留之太祖方有事陳友諒未暇校也久之遣使以書遺擴廓俾遣河還其明年又遺書曰曩者遣

汪河報聘三年不返予竊疑之意者閣下方與李羅相貌處使者或泄其謀乎予竊以為不然夫幽燕北襟居庸南阻三關此都會之地閣下取得而跨有之此所謂伯王之基也閣下自得遠交近攻以圖大業顧計不出此方且千里裹糧與我爭江淮之利棄舊好而生新釁非策之得也夫兵勢既分其力必薄是以李羅雖亡餘孽跳梁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關下內無腹心之托外無蚍蜉之援勢孤力竭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若復益以東南之兵則四面並起將何以禦之

然則執我行人於閣下亦何利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如魏武之於漢乎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皆在掌握然後畧定中原閣下自度能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古之爲國者非獨君善斷於上也其臣亦善謀於下漢主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今拘留之意雖出自閣下亦以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伯業其可得而就耶倘能幡然改轍返我行人續我舊好救灾恤患各保疆宇予爲閣下計當無便於此者吳元年春復

遺書曰予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距數千餘里繼聞先王捐館閣下克承其緒先命使者跋涉而來予喜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用是遣汪河報禮不虞反得罪於閣下獨不知春秋已事乎當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會盟以道如魯襄即位衛使子叔來聘晉使武子來聘魯亦以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不聞執其使者齊桓伐楚屈完與盟晉人絶秦呂相先往此交兵之間亦未聞執其使者古人豈不能爲閣下所爲哉誠以所爭者小所失者大故不爲也今閣下地

非不廣兵非不多然而張思道採办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隴右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予恐閣下自以為功成名立安於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者也是以奉書惓惓實欲盡愚誠竭忠計閣下何為拒之若是力哉誠能以春秋諸侯為法即擇使者將命且命汪河錢楨南迓豈惟不失前盟亦足以取信天下否則禍患日嬰强敵日衆仇讐不解閣下必將悔之前後凡七致書終不報亦不遣河洪武元年王師下河洛擴廓遁走定西河始得歸河被拘凡六年完節

不屈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畧擴廓竟以致敗二年改御史臺侍御史九年立皇子㭎爲晉王拜河晋王左相親御便殿諭遣之居數歲卒於官

趙秩不詳何許人洪武三年爲萊州同知奉詔往使日本至析木崖入其境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且援詔旨責其不奉皇帝正朔王曰吾國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小視我使使趙姓者覘我虛實用好言訹我而使者所領水犀戰艦已環列海岸賴天之佑風霆波濤漂溺殆盡自是絶不與通今天使亦趙氏豈昔蒙古使

之苗裔乎殆亦訹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刄之秩不為動徐曰皇帝聖神文武固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爾不我信即殺我爾禍不旋踵矣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皇帝以禮懷爾孰若蒙古之以兵襲爾者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秩遂以其使入朝還海濱被掠人口是時天子數遣使招諭海外諸國有沈秩者字仲庸烏程人是歲以福建行省都事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往使渤泥既至其王馬合謨沙倨坐不為理秩乃命譯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海內外無不臣者渤泥彈丸地顧欲抗天威耶

王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君父也安敢抗秩隨折之曰果如是王若何不敬乃率官屬受詔如禮翌日王辭曰渤泥數被蘇祿侵擾國事不靖俟三年然後入貢秩曰皇帝登大寶有年矣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土蕃北則蒙古諸部落其貢使皆接踵於道王遣使已晚何謂三年王許之已復畏蘇祿欲止秩見其相王宗怒厲聲曰爾謂蘇祿非中國臣耶蘇祿尚稱臣爾國何有宗怒乃以白王瀕行秩御王贈遺王又惑左右言謂其使曰天使不受刀布若等殆不生還矣秩復走王所曉譬之王

舉酒酹地曰願天使早抵中國亦願渤泥使得即還
徼邦親遂以其使至京有楊載者書官行人凡再使
日本還復使琉球嘗有功帝嘉之賞賚有加云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洪武中起家都督府吏改通事
擢序班以才擢兵科給事中二十八年太祖將通西
域命安與給事中郭驥御史姚臣中官劉惟等賚璽
書金幣率將士千五百人以行安等於是出嘉峪關
迺行八百里抵流沙又西北行二千餘里至哈梅里
西涉瀚海行千三百里至火州又西行至亦剌八里
又西行三千里至撒馬兒罕所至宣天子威德頒賜

金帛其酋長多稽首願通貢惟撒馬兒罕酋長跛倨不順命謂中國去我遠天子無如我何也安等反覆開諭陳詞慷慨其酋終不聽遂羈使者不令還既而欲誇其國廣大道使者由小安西至討落思安又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至黑魯諸城周行萬數千餘里閱六年始返其國安等始終不屈節竟留不遣至永樂五年其酋長死乃遣使臣虎迷達等送使者還於是安等羈絶域十三年矣出使時年方壯比歸鬚髮盡白同行者多物故將士得還者十七人旣已安等至闕下天子大喜厚賚之賜安第東華門

弥改官禮科給事中安等爲言其國王帖木兒駙馬也死今其嗣君駙馬孫哈里也天子於是遣指揮二人往祭其故王而賜今王銀幣自是西域使者接迹中國矣明年其王遣使貢馬詔安等與其使偕行賜以珍幣並頒賜哈烈諸國又明年撒馬兒罕哈烈及火州諸國各遣使隨安等入朝貢西馬五百五十匹天子大喜復遣安等送使往還國頒賜諸王九年別失八里王馬哈麻遣使貢方物時安等已還朝復詔送歸其使璽書諭馬哈麻毋與瓦剌構兵所以頒賜甚厚十一年馬哈麻及火州柳城土魯番諸君長咸

遣使隨安等詣闕下貢海青名馬厚賚之遣他使者送還其國明年使者歸言馬哈麻有母及弟之喪天子欲懷遠人復遣安賫璽書慰問賜之文綺十三年其國遣使者告馬哈麻之喪且貢方物天子憐之遣安往祭封其從子爲王其使者言國人與哈烈有隙將交兵時天子方欲輯寧殊域爲賜璽書諭以保境睦鄰之義已聞其臣忽歹達輔相四世國人信服並賜璽書褒諭賚以綵幣安前後使絶域者六奉將威命殊方君長稽首稱臣効職貢者相屬天子深嘉之頻有賜賚至是使還自陳衰老乞骸骨歸鄉里天子

優詔不許命食祿京師不視事已而念安有母在俾
奉養不復遣宣宗立安請勅命吏部以未經考覈執
不許帝曰安為朝廷通使西域其勞多矣可循常例
予遂給之宣德四年安卒特賜祭始與安全使西域
者郭驥亦有才辨既歸自西域為天子所器永樂七
年遣北可汗本雅失里新立有言其欲通好中國者
及乎聞之喜遣驥偕一都指揮賫璽書金幣往諭既
至可汗殊無通好意驥反覆諭之不聽竟殺驥天子
聞之大怒於是定北伐計當是時天子以中國乂安
府藏充實遂欲勤遠畧由是南平交阯西下西洋東

招野人黑水諸部女直北興撻伐之師而西域卜花
兒渴石諸國多未遵正朔修歲貢於是頻遣使臣而
其時以奉使著稱者自安驥外又有陳誠周讓誠字
子實吉水人洪武中舉進士以行人使沙里畏兀兒
立安定曲先阿端五衛又使塔灘里招諭夷人爵僧
全官呂讓使安南令還所侵思明地卻其賄還擢翰
林檢討歷吏部員外郎永樂十一年哈烈入貢詔誠
偕中官李達戶部主事李暹等送其使臣還遂頒賜
西域諸國誠等於是遍歷哈烈撒馬兒罕俺都淮八
答商迭里迷沙鹿海牙達失干卜花兒塞藍渴石養

夷別失八里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凡十七國
諭以天子神聖中國廣大所以招懷之意其君長欣
然咸欲自達於天子於是各遣使者隨誠等入朝貢
文豹名馬珍寶之屬誠所過輙圖其山川城郭志其
風俗物產為西域記以獻天子大悅所以褒賚甚渥
擢誠郎中餘進秩有差十四年哈烈撒馬兒罕俺都
淮與失剌思諸國復遣使入貢天子嘉其誠詔誠偕
中官魯安等送使者歸所過州郡置宴並頒賜俺的
干亦兒弗罕諸部其明年諸國復各遣使隨誠入貢
天子以誠奉使勞擢廣東參議十八年哈烈撒馬兒

罕八答商及于闐復遣使貢名馬詔進誠右叅政偕中官郭進等往諸國報聘使還累官右通政卒誠數奉使轍迹遍於西土所至酋長服其威信由是麒麟獅象諸異獸歲進尚方殊邦異域之寶充牣內府天子心益侈益發使招徠旁午於道而中國所費亦不貲西鄙之民力疲焉周讓者始為吏永樂元年以能擢戶科給事中三年天子欲遣使招諭大古剌諸酋乃命讓偕中官楊瑄賫金幣往至則其酋潑的那浪不拜詔讓等責之其酋怒曰吾居此知受拜而已焉知拜人遂徙使者南難河不遣讓等亦不屈久之有

言於其酋曰中國以撫我來乃拘其使我實不直倘中國舉兵壓境我安能抗之其酋悟乃禮謝使者先遣使隨千户孟景賢入貢繼遣使送讓等還且謝罪天子悦厚禮其使者使者因言其鄰境别部有六曰小古剌曰底馬撒曰蔡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皆居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咸願内屬乞設官統理因招諭旁近未附者天子從之以太古剌底馬撒地大乃設宣慰司二餘並為長官司復遣讓賫詔印勑符就拜之自是西南諸番咸通上國朝貢不絶矣明年讓等還言瀠的鄰浪發兵攻底板孟倫八

家塔據其地虜其酋以去請討之天子不欲勞師遠
外乃賜璽書曉諭俾釋其人還所侵地是時中國威
靈煇赫使者所至遐方君長無敢不順命而中官使
西南夷道經鎮康者為其知州曩光所遏奪所賫幣
物事聞下詔詰問曩光恐遣使入朝乞宥罪乃復命
讓偕行人方濬往諭之讓起刀筆頻使異域皆不辱
命一時稱其能與誠仝奉使李暹長安人起家鄉舉
以主事使西域後凡五奉使積官至戶部侍郎亦以
吏能聞而是時通西洋者中官鄭和功最著自有傳
論曰明初疑譯之國東南盡海外百蠻西北極於葱

嶺可謂盛矣其時奉使絶域皆在廷之選用能宣布德威不辱君命如汪河傅安風節不減子卿即趙秩陳誠諸人才辨縱横亦居然隨陸之亞也然漢通西域猶曰斷匈奴右臂不惜竭中國之力以奉之而明之遣使四出則徒欲示誇大於遠人而已不煩一兵坐受方貢固未爲失策若挌以旅獒之訓亦豈得云有當乎明王盛德不貴異物却馬閉關其意自可深長思耳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三十四

齊泰　黃子澄

方孝孺

胡子昭　盧原質　鄭居貞　林嘉猷

鄭公智　劉政　方法　樓璉

廖鏞　林右　章樸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常問泰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審太祖大奇之疾大漸召泰受顧命輔皇太孫建

文帝素重泰命與黃子澄同參國政尋進兵部尚書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地嫌勢逼遺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諸王謂泰矯皇考詔間骨肉皆不悅泰甞使燕燕王厚餽泰泰受而致諸朝請為兵費建文元年朝議削奪諸藩泰欲先圖燕黃子澄不可燕兵起首以誅泰為名帝方委任泰凡兵事悉以付之泰遂請移檄天下削燕屬籍暴罪致討或難之泰曰明其為賊敵乃可克名正言順又何疑焉遂從議伐燕拜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與李堅寗忠等分道進兵已而炳文兵敗子澄薦李景隆

代將泰極言其不可予澄不聽其冬景隆敗帝有懼
意會燕王上書極詆泰子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
而陰留之京師俾泰密議景隆遺燕王書言二人已
屏竄可息兵歸藩燕王不聽至明年盛庸捷於東昌
帝書命二人任職如故及夾河之敗復解二人官求
罷兵燕王曰此緩我也進益急尋召泰還未至而京
城不守泰走之外郡謀興復時購泰急泰所乘白馬
慮易識以墨塗之馬行稍遠汗流墨脫有識之者曰
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赴京不屈死之籍九族從兄
弟敬宗等皆坐死妻女沒入教坊子甫六歲得免死

給配仁宗時赦還世宗時溧水知縣謝廷莅建中山書院祀泰神宗時知縣徐良彥以其裔孫承恩為諸生奉泰祀福王時贈太保謚節愍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更字伯淵分宜人洪武十八年舉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建文帝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為謀可無慮矣比即位命

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倚任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曰不敢遂與齊泰謀削諸王泰欲先燕子澄執不可曰周齊湘代岷諸王自太祖時已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必先周周燕同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會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曹國公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齊三王橚至廢為庶人幽代王桂於國以兵圍湘王柏於荊柏自焚死執齊王榑囚之京師廢岷王楩為庶人周王之就執也下燕議其罪燕王上書申救帝覽書惻然謂事莫如且止子澄與泰力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上婦人之

仁耳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又入宮曰周王已
廢所慮獨燕耳不亟圖之使得斷爲謀非計也去燕
他無足患矣帝終猶豫曰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
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時燕王已疑懼稱病以世
子及兩郡王在京遂稱病篤乞三子歸燕泰即欲收
之子澄又曰不可若收三子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畢
爲備不如遣歸示以不疑乃可襲而取也竟遣之還
已悔而追之不及子澄又入請曰成大事者不顧小
信先人者制人因其稱病而襲之不可失也帝曰燕
王勇而有謀善用兵恐猝難圖乃止燕師起遂以誅

泰子澄為君帝命耿炳文為大將帥師討燕炳文敗帝憂之召問子澄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因薦李景隆代炳文泰爭之不得初景隆妄自負文武才臨行子澄問以方略不知所對始大憂悔及景隆屢敗召還赦不誅子澄慟哭請正其罪帝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燕師數勝解子澄官已而復之及燕兵日南復謫子澄家令募兵於外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略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閒遠以快敵

人乃徙居于淦未至而京城破于淦欲與善航海乞
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所告俱被執
于淦至京師成祖親詰問之于淦抗辯不屈被磔死
年五十一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一子嬰姓
名為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黃表其後
云楊任洪武中由人材起家歷官袁州知府將致仕
匿于淦於家被執任磔死二子禮益俱坐斬親屬戍
邊福王時贈于淦禮部尚書謚節愍贈任太僕少卿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
吏孝孺生時有大星墮其所幼警敏雙眸炯炯如電

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為小韓子年十四五從父宦遊齊魯間覽毋聖賢遺蹟慨然奮與自謂顏閔未可幾及使果將憂同時豈得讓之世無孔子安所得師聞者異之洪武八年克勤被誣下獄謫戍江浦孝孺上書危言乞恩歸而師宋濂濂深器之濂及門多天下知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亦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洗濂入京濂侍太祖受命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孝孺見濂醉寢私為代草比明濂愕曰死

矣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令何及矣孝孺乃進所屬草濂攜以入太祖覽之曰此非學士筆濂頓首謝言實臣門人方孝孺作太祖喜召見試一論五策立就會克勤復坐空印事孝孺將草疏中理而克勤卒扶喪歸葬哀動行路已復從濂卒業凡四載辭歸濂已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為文歎天願減己算以延師齡十五年吳沈揭樞薦孝孺可大用召至陳說稱旨賜緋袍腰帶以平巾徒見東宮宴禮卿故令欹其坐几孝孺正之乃坐太祖喜謂太子曰此孺安當老其才輔汝禮遣還後為仇家所連逮至

宗太祖見其名獎之二十五年廷臣又薦至入對時太祖方重威斷然孝孺儒者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義王尊以殊禮召對不名題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與董倫同侍經筵備顧問帝好文史與孝孺討論周官法度凡國家大政事輒咨之每讀書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或命孝孺就御坐前批答時方召諸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帝孝孺皆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王

將兵北平廷議討之凡詔令檄諭皆出孝孺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上書指斥帝以書示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罷但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援巢窟我以大軍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使其將士之心稍懈懈則衆離我謀定勢合然後進而蹴之不難圖矣帝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嵒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國又為宣諭數千言授嵒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嵒匿宣諭不敢出燕王復遣指揮武勝奉

等請盡撤諸道兵帝將許之孝孺曰陛下即欲罷兵
兵一散即難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願毋為所
惑及燕兵克儀真孝孺進曰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
長舟楫我據江整兵與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
然之命諸將集舟師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
江或勸帝幸浙或言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
西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燕兵入孝孺聞帝自
焚服斬衰晝夜哭鎮撫伍雲執之以獻不屈繫獄先
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
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

領之至是使其門人廖鏞廖銘諭意孝孺怒斥之成祖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慰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書數字云云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成祖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以刀抉其口至耳復繫之獄拘其宗族及母妻黨脅之執不從遂并其門生朋友等為十族誅

之然後殺孝孺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工為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為侯城集成化中謝鐸等始緝為遜志齋集四十卷行於世仁宗即位諭羣臣曰

方孝孺等皆忠臣其親黨宜從寬貸而孝孺已絶無後惟充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勝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至是孝復子瑄得釋爲民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謬稱孝孺後謂嘗捕錄方氏時寧海典史魏澤藏其幼子德宗屬孝孺門人俞允攜之松江遂爲俞姓一時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襃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福王時贈孝孺太師謚文正妻鄭謚貞愍弟孝友贈翰林待詔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榮縣人孝孺爲漢中教授子昭往從之蜀獻王薦爲縣訓導建文初預修高廟實録授檢討遷山東按察僉事擢刑部侍郎燕兵至坐方黨死福王時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謚介愍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脩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被殺弟原朴等皆死福王時贈禮部尚書謚節愍

鄭居貞蕪州人父潛潞州同知有文名居貞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遷禮部郎中出爲河南左參政善於其職孝孺爲漢中教授居貞常以詩勗之後坐

方黨死

林嘉猷初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徙步萬里追送人高其義與鄭公智買笈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孝孺喜曰匡我者二子也建文初入史館為編修尋還山西僉事嘗被詔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以告孝孺建文帝因遣錦衣千户張安賫燕與内使黄儼間世子謀洩事遂不成後坐方黨被逮不屈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謚穆愍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孝孺薦之蜀王召至成都數為王陳河間東平賢行王甚悅之建文時舉賢良為

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坐方黨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應建文元年鄉試孝廉貢其文有鳥中孤鳳之目校居首燕兵起草平燕策將上之朝卧疾未行數問家人燕得毋渡江乎家人慮其病不以告久乃知之痛哭嘔血死或云隱居不仕以激後終

方法字伯通桐城人孝廉考試所得士授四川都司斷事成祖即位諸司來賀當署名校筆而出曰舊君其在此名節所關死矣庶可見方先生乎尋逮入京詔寄久司至安慶告我次望江家人以告再拜於舟

曰吾得塑先公鄉可矣遂沈於江屍不可得妻鄭收其爪髮於中笥謹藏之守節四十年臨卒命以爪髮納懷中斂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歷主簿知縣擢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初以文學舉入翰林官侍讀成祖命孝孺草詔不屈死改命璉璉懼不敢辭歸語邑兄妻許閱訖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自經死或云草詔為括蒼王景又云無錫王達

廖鏞德慶侯永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嫡子任散騎

令父成祖即位以鏞與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尚不識箇是字孝孺死鏞銘檢遺骸瘞之已學氏亦見收鏞銘逃去尋被獲論死弟鋮及從父指揮僉事昇俱戍邊母湯氏隸既王和女適蔣銘女入浣衣局福王時贈鏞德慶侯銘都指揮

林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中為中書舍人與孝孺友善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棗官歸聞孝孺死為位哭於家成祖召之不至械至京猶欲官之右對曰罪人逃死

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成祖甚剝之死
福王時贈禮部尚書謚貞穆
章樸寧海人永樂二年進士為翰林庶吉士雅慕孝
孺為人收藏其文集私自展讀讀已輒欷歔感嘆與
人語輒痛悼不置後坐事繫獄同繫序班楊善紿取
文集觀之因言於朝樸坐死而善得釋善後爵至興
濟伯
論曰建文帝柔弱之主耳復佐之以齊黃首倡削奪
未決宗親之意及強藩稱兵向闕則又制禁寡謀束
手待斃誤人家國之咎將安所逭乎孝孺儒生也一

旦得君頊改銳意復古帷幄之事實所未諳卒之國破家亡嬰禍最慘論者鮮不憐之嗚乎殺身成仁是矣如國事何恐亦非先帝付託之遺意也悲夫